

福嚴推廣教育班第 51 期
〈菩薩眾的德行〉
(《佛法概論》¹，pp.245-258)

釋圓悟 (2026.05.27)

第一節、菩薩行通說

一、空與慈悲²

(一) 追溯釋尊之精神，闡揚菩薩道之真義

前來所說的在家與出家，約釋尊適應當時的一般聲聞弟子說。

本章的菩薩，雖不出於在家與出家，但約追蹤釋尊精神，發揮釋尊本懷的佛教徒說。菩薩道源於釋尊的本教，經三五百年的孕育長成，才發揚起來，自稱大乘。

大乘教雖為了適應時機而多少梵化，然而他的根本原理，到底是光華燦爛，能徹見佛法真髓的！

先從空與慈悲來說明菩薩道。

(二) 闡釋「空」、「慈悲」與菩薩行之關涉

1、空

(1) 舉經、論明義：深厭離心與佛心不相應

A、《小空經》、《瑜伽論》

空，是阿含本有的深義，與菩薩別有深切的關係。

佛曾對阿難說：「阿難！我多行空」（《中舍·小空經》）。

這點，《瑜伽論》（卷九〇）解說為：「世尊於昔修習菩薩行位，多修空住，故能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非如思惟無常苦住」。

這可見菩薩是以修空為主的，不像聲聞那樣的從無常苦入手。³

¹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概論》，新竹：正聞出版社，2003年4月，新版2刷。

² 案：本講義之科判，如與書中完全一致者，為：粗新細明體（11號字），並加網底；如編者所加者，則是：粗標楷體（10號字）。

³ 參見：

（1）〔東晉〕瞿曇僧伽提婆譯，《中阿含·190小空經》卷49（大正01，737a1-c29）。

（2）彌勒說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瑜伽師地論》卷90（大正30，813a6-10）。

（3）印順法師，《中觀今論》，〈緣起之生滅與不生不滅〉，pp.32-34：

B、《增一阿含經》

《增一含·序品》也說：「諸法甚深論空理，……此菩薩德不應棄」。

如從緣起的三法印的深義說，無常即無有常性，本就是空的異名。但一般聲聞弟子，對於無常故苦的教授，引起厭離的情緒極深。

聲聞、辟支佛們，不能廣行利濟眾生的大事，不能與釋尊的精神相吻合。他們雖也能證覺涅槃空寂，但由於厭心過深，即自以為究竟。⁴

(2) 菩薩深觀緣起而發度生之悲願

聲聞的方便適應性，限制了釋尊正覺內容的充分開展。

佛從菩薩而成，菩薩的觀慧直從緣起的法性空下手，見一切為緣起的中道，無自性空、不生不滅、本來寂靜。

這樣，才能於生死中忍苦而不急急的自了，從入世度生中向於佛道。

2、慈悲

(1) 舉「修四無量」為例

A、聲聞以為「無量三昧」是世間法無法解脫

與戒律有關的慈悲，聲聞也不能說沒有的。但佛滅百年，已被歪曲為粗淺的了（《四分律》七百結集）。

聲聞者不能即俗而真，不能即緣起而空寂，以為慈悲等四無量心，但緣有情，不能契入無為性。

B、菩薩修四無量而能圓成佛道

(A) 約「無諍」義而說：同得解脫

不知四無量心是可以直入法性的，如質多羅長者為那伽達多說：無量三昧與空三昧、無相三昧、無所有三昧，有差別義（p.247），也有同一義。

約「無諍」義說，無量與無相等，同樣是能空於貪、瞋、癡、常見、我、我所見的（《雜含》卷二一·五六七經）。

無常等即是空義，原是《阿含經》的根本思想……這樣，一切法性空，所以縱觀（動的）緣起事相，是生滅無常的；橫觀（靜的）即見為因緣和合的……釋迦佛本重於法性空寂的行證，如釋尊在《小空經》中說……《瑜伽師地論》（卷九〇）……可惜如來聖教不為一般聲聞學者所知，專在事相上說因果生滅，說因緣和合，偏重事相的建立，而不能與深入本性空寂的無為無生相契合。徹底的說，不能即緣起而知空，不能即生滅而知不生滅；那麼，無常、無我、涅槃，也都不成其為法印！

(4)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》（四），〈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〉，pp.68-69。

(5) 印順法師，《空之探究》，〈《阿含》——空與解脫道〉，pp.47-50。

⁴ 參見：

(1) 〔東晉〕瞿曇僧伽提婆譯，《增壹阿含經》卷1〈1序品〉（大正02，550a27-29）：

諸法甚深論空理，難明難了不可觀，將來後進懷狐疑，此菩薩德不應棄。

(2) 印順法師，《性空學探源》，〈阿毘曇之空〉，pp.113-116。

(3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大乘經之序曲〉，pp.537-538。

(B) 約空相應緣起而說：能契入空性

從空相應緣起來說，由於有情無自性，是相依相緣相成，自己非獨存體，一切有情也不是截然對立的，所以能「無怨無瞋無恚」。

了達有情的沒有定量性，所以普緣有情的慈悲——無緣慈，即能契入空性。

(C) 成就「無量心解脫」

四三昧中，三三昧即三解脫門，依三法印而成觀；無量三昧，即是依苦成觀。觀一切有情的苦迫而起拔苦與樂的同情，即「無量心解脫」。

C、小結

由於聲聞偏重厭自身苦，不重愍有情苦；偏重厭世，不能即世而出世，這才以無量三昧為純世俗的。⁵

(2) 舉「三善根之完善」為例

A、聲聞行的淨化自心有所偏重

聲聞的淨化自心，偏於理智與意志，忽略情感。所以德行根本的三善根，也多說「離貪欲者心解脫，離無明者慧解脫」，⁶對於離瞋的無量心解脫，即略而不論。

聲聞行的淨化自心，是有所偏的，不能從淨化自心的立場，成熟有情與莊嚴國土；但依法而解脫自我，不能依法依世間而完成自我。

⁵ 參見：

(1) [劉宋] 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567經》卷21(大正02，149c10-150a14)：

……復問長者：「云何有法種種義、種種句、種種味？」

長者答言：「無量三昧者，謂聖弟子心與慈俱，無怨、無憎、無恚，寬弘重心，無量修習普緣，一方充滿。如是二方、三方、四方上下，一切世間心與慈俱，無怨、無憎、無恚，寬弘重心，無量修習，充滿諸方，一切世間普緣住，是名無量三昧。云何為無相三昧？謂聖弟子於一切相不念，無相心三昧，身作證，是名無相心三昧。云何無所有心三昧？謂聖弟子度一切無量識入處，無所有，無所有心住，是名無所有心三昧。云何空三昧？謂聖弟子世間空，世間空如實觀察，常住不變易，非我、非我所，是名空心三昧，是名為法種種義、種種句、種種味。」

復問長者：「云何法一義種種味？」

答言：「尊者！謂貪有量，若無諍者第一無量，謂貪者是有相，恚、癡者是有相，無諍者是無相。貪者是所有，恚、癡者是所有，無諍者是無所有。復次，無諍者空，於貪空，於恚、癡空，常住不變易空，非我、非我所，是名法一義種種味。」……

(2) 印順法師，《性空學探源》，〈阿含之空〉，pp.85-86。

(3) 印順法師，《空之探究》，〈《阿含》——空與解脫道〉，pp.20-27：

……無量心解脫，包含了適應世俗，佛法不共二類。一般聲聞學者，都以為：四無量心緣廣大無量的眾生，無量是眾多難以數計，是勝解——假想觀，所以是世間定。但「量」是依局限性而來的，如觀一切眾生而超越限量心，不起自他的分別，就與無我我所的空慧相應。質多羅長者以為：無量心解脫中最上的，是空於貪、瞋、癡的不動心解脫，空就是無量。這一意義，在大乘所說的「無緣慈」中，才再度的表達出來。

⁶ 參見：

(1) [劉宋] 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710經》卷26(大正02，190b10-20)。

(2) 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概論》，〈有情流轉生死的根本〉，pp.79-80。

(3) 印順法師，《學佛三要》，〈解脫者之境界〉，pp.198-199。

(4) 印順法師，《成佛之道》(增注本)，pp.173-174。

這一切，等到直探釋尊心髓的行者，急於為他，才從慈悲為本中完成聲聞所不能完成的一切。

B、菩薩行重視慈悲，亦均衡完善三善根

德行是應該均衡的、和諧的擴展，不能如聲聞行那樣偏頗。如針對厭離情深（p.248）的聲聞，應重視大悲的無瞋。

對於不善根的根本，也認為貪欲是不善的，但不是最嚴重的。貪欲不一定厭棄有情，障礙有情，世間多少善事，也依貪愛而作成；

惟有瞋恚，對有情缺乏同情，才是最違反和樂善生的德行。所以說：「一念瞋心起，八萬障門開」。⁷惡心中，沒有比瞋恚更惡劣的。

菩薩的重視慈悲，也有對治性。論理，應該使**無癡的智慧**，**無貪的淨定**，**無瞋的慈悲**，和諧均衡的擴展到完成。⁸

二、從聲聞到菩薩

（一）辨釋：菩薩行之特點

1、在家與出家的統一

（1）列特點

佛法，從一般戀世的自私的人生，引向出世的無我的人生。這有不可忽略的兩點，即從**家庭**而向**無家**，從**自他和樂**而向**自心淨化**。

（2）聲聞行者：偏於「己利」之個人自由

⁷ 參見：

- (1) [唐] 實叉難陀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49〈36 普賢行品〉（大正 10，257c15-18）：
……佛子！我不見一法為大過失，如諸菩薩於他菩薩起瞋心者。何以故？佛子！若諸菩薩於餘菩薩起瞋恚心，即成就百萬障門故。何等為百萬障？……
- (2) [唐] 澄觀述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》卷 3（大正 36，21c23-24）。
- (3) 印順法師，《成佛之道》（增注本），pp.159-160。
- (4) 印順法師，《寶積經講記》，p.155。

⁸ 參見：

- (1) 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概論》，〈佛法的心理觀〉，pp.117-119：
……三善根而顯現流行，即一般心相應的無貪、無瞋、無癡。如擴充發展到極高明處，無癡即般若，無瞋即大（慈）悲，無貪即三昧。三昧即定心；定學或稱心學，而經說「離貪故心得解脫」。無貪為心性明淨而不受染著，解脫自在，才是大定的極致。
- (2) 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概論》，〈正覺與解脫〉，pp.267-268：
佛陀的正覺，是無貪、無瞋、無癡的完滿開展，究竟圓成；而聲聞弟子的正覺，是偏於無貪、無癡的，佛與聲聞的正覺，可說有程度上的差別。但這是說：佛陀的正覺，是智慧中心的，含攝得無貪、無瞋、無癡，從身心淨化，自他和樂的生活中得究竟自在。如從智慧的無癡說，無漏慧的證法性空，與聲聞沒有差別，畢竟空是沒有什麼彼此差別的……不過，慈悲而偏於消極的不害他，這是聲聞；重於積極的救護他，即是從修菩薩行而成佛。佛在這三乘同一解脫的聖格中，顯出他的偉大。有情，是身心相依，也是自他互成的，所以佛陀的正覺，不但契合緣起的空性，更能透達緣起的幻有。慈悲利他的德行，更能發揮出來，不像聲聞那樣僅是消極的無諍行。人間佛陀的無上正遍覺，應從真俗無礙，悲智相應中去說明與聲聞的差別。

其中，出家的社會意義，即從私欲佔有的家庭，或民族的社會關係中解放出來。

這一出家，從離開舊社會說，多少帶點個人自由主義的傾向；如從參預一新的社團說，這是超家族、超國界的大同主義。

聲聞的出家眾，雖有和樂——自由、民主、平等僧團，但限於時機，乞食獨身的生活，在厭世苦行的印度思潮中，偏重於「己利」的個人自由。

(3) 菩薩行者：公共、和樂的新社會

出家的社會意義，是私欲佔有制的否定，而無我公有的新社會，(p.249) 當時還不能為一般所了解，只能行於出家的僧團中，戒律是禁止白衣旁聽的。

但徹見佛法深義的學者，不能不傾向於利他的社會和樂。菩薩入世利生的展開，即是完成這出家的真義，做到在家與出家的統一。

這是入世，不是戀世，是否定私有的舊社會，而走向公共的和樂的新社會。

2、淨化自心與和樂人群的統一

(1) 一般人

同樣的，一般人的自他和樂，道德或政法，基於私欲的佔有制，這僅能維持不大完善的和樂。

(2) 聲聞行者

聲聞者發現自我私欲的罪惡根源，於是從自他和樂而向自心淨化的德行。

(3) 菩薩行者

然而淨化自心，不但是為了自心淨化，因為這才能從離欲無執的合理行為中，促進完成更合理的和樂善生。這樣，菩薩又從自心淨化而回復到自他和樂。

從自他和樂中淨化自心，從自心淨化去增進自他和樂，實現國土莊嚴，這即是淨化自心與和樂人群的統一。所以菩薩行的特點，是透出一般人生而回復于新的人生。

(二) 辨釋：菩薩行之開展——大乘佛教之起源

菩薩行的開展，是從兩方面發展的：⁹

1、漸入大乘之菩薩——聲聞出家行者

一、從聲聞出家者中間發展起來。

⁹ 參見：

(1) 印順法師，《成佛之道》(增注本)，p.264：

……「趣入大乘」的修學「者」，一向分為「直入」菩薩，「迴入」菩薩二類。直入是直向菩薩道的；迴入是先修別道，然後轉入大乘道的。二乘的迴心向大，如《法華經》的開權顯實，便是迴入大乘的確證。與直入或迴入「相應」的「教法」，就是「實說」及「方便說」了。

(2) 印順法師，《勝鬘經講記》，pp.18-19：

修學大乘法，有二條路：一、最初即發菩提心，頓入大乘，名直往菩薩。二、先發小乘心，或證小乘果，然後回心向大，這是迂回曲入，名漸入大乘。一乘法中，直往的頓入大乘，如《華嚴》；經小乘而漸入大乘的，如《法華》。

起初，是「外現聲聞身，內秘菩薩行」；自己還是乞食、淡泊、趣寂，但教人學菩薩，如《小品經》的轉教。¹⁰

到後來，自認聲聞行的不徹底，一律學菩薩，這如《法華經》（p.250）的回小向大。¹¹現出家相的菩薩，多少還保留聲聞氣概。這稱為漸入大乘菩薩，在菩薩道的開展中，不過是旁流。

2、頓入大乘之菩薩——聲聞在家行者

二、從聲聞在家信眾中間發展起來。

在家眾修行五法而外，多修六念與四無量（無量三昧能入真，也是質多長者說的），¹²

¹⁰ 參見：

(1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初期大乘經之集出與持宏〉，pp.1260-1278。

(2) 印順法師，《空之探究》，〈《般若經》——甚深之一切法空〉，pp.138-140：

……「中本般若」，古代稱之為《小品》。漢文譯出而現存的，共五部：一、《光讚般若波羅蜜經》，西晉竺法護譯，現存的已有佚失，僅存一〇卷。二、《放光般若波羅蜜經》，西晉無羅叉譯，二〇卷。三、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，姚秦鳩摩羅什（Kumārajīva）譯，三〇卷。四、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·第二分》（四〇一卷起，四七八卷止），七八卷；五、〈第三分〉（四七九卷起，五三七卷止），五九卷；這二分，也是唐玄奘所譯的……先後集出的次第是：先有「原始般若」，經「下本般若」、「中本般若」，而後成立「上本般若」。《般若經》的原始部分，如《道行般若經》的〈道行品〉，佛命須菩提（Subhūti），為菩薩說應該修學成就的般若波羅蜜……

(3) 印順法師，《般若經講記》，p.61：

《般若經》是教化菩薩的，但也密化聲聞……般若空為不二門，要是親證聖果的，一定會信解佛說的無我相、無法相、無非法相。……《般若經》說：二乘的智與斷，都是菩薩無生法忍。這是以聲聞例證菩薩聖境，也即密化聲聞回心大乘。

(4) 印順法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〈大乘是佛說論〉，pp.200-201。

¹¹ 參見：

(1) [姚秦]鳩摩羅什譯，《妙法蓮華經》卷3〈7化城喻品〉（大正09，25c26-26a23）。

(2) [隋]闍那崛多共笈多譯，《添品妙法蓮華經》卷3〈7化城喻品〉（大正09，160b17-c17）。

(3) [姚秦]鳩摩羅什譯，《妙法蓮華經》卷4〈8五百弟子受記品〉（大正09，29a1-24）。

(4) [隋]闍那崛多共笈多譯，《添品妙法蓮華經》卷4〈8五百弟子授記品〉（大正09，163b20-c13）。

(5) 龍樹造，[後秦]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93〈83畢定品〉（大正25，714a9-13）：

問曰：阿羅漢先世因緣所受身必應當滅，住在何處而具足佛道？

答曰：得阿羅漢時，三界諸漏因緣盡，更不復生三界。有淨佛土，出於三界，乃至無煩惱之名，於是國土佛所，聞《法華經》，具足佛道。

(6) 印順法師，《學佛三要》，〈菩提心的修習次第〉，pp.95-96：

發了菩提心，便等於種下種子；經一番時日，遇適當機緣，自然可以抽芽開花，結豐饒的果實。不但直入大乘是如此，就是迴小向大，也還是發菩提心的功德。如《法華經》說：舍利弗等聲聞弟子，起始只打算修學小乘法，但後來都能迴小向大。關於此中原因，經裡用巧妙的譬喻說：有一個窮人，在富有的朋友家中，當他飲得熏醉的時候，友人將一顆無價寶珠暗藏在他襤褸的上衣裡。其後，他仍然過著潦倒的生活，友人告訴他說：你身上原有無價之寶，為何弄得這般窮苦！一經指出，這位窮漢就變成了富翁。這無價寶珠，就譬如菩提心。舍利弗他們，過去生中已發過菩提心，只因煩惱迷惑，歷多生多劫的輪迴生死，而把自身的大寶遺忘，反而希求聲聞小法。但一經佛陀點出，即能不失本心，立刻轉入大教。

這都是大乘法的重要內容。

如維摩詰、善財、常啼、賢護等十六大士，都從在家眾的立場，努力於大乘思想的教化。¹³這稱為頓入大乘的菩薩，是菩薩道的主流。

（三）辨釋：菩薩行之要義

1、情智的統一

新的社會——淨土中，有菩薩僧，大多是沒有出家聲聞僧的；天王佛成佛，也是不現出家相的。

印度出家的釋迦佛，僅是適應低級世界——其實是印度特殊的宗教環境的方便。佛的真身，是現在家相的。

如維摩詰，「示有妻子，常樂梵行」；¹⁴常啼東方求法，也與女人同車。¹⁵這是從悲智

¹² 參見：

- (1)〔劉宋〕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554經》卷20(大正02, 145a26-c6)。
- (2)〔劉宋〕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567經》卷21(大正02, 149c10-150a14)。
- (3)〔劉宋〕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927經》卷33(大正02, 236b13-c9)。
- (4)〔劉宋〕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932經》卷33(大正02, 238b19-c1)。
- (5)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概論》，〈在家眾的德行〉，pp.210-215。
- (6)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》(二)，〈上編「佛法」〉，pp.48-49。

¹³ 參見：

- (1)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淨土與念佛法門〉，pp.848-850。
- (2)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初期大乘經之集出與持宏〉，pp.1271-1274：
……八大菩薩在傳說中，已成為法身大士了。在大乘佛法的開展中，賢護等八大菩薩成為「賢護之等十六正士」，如《持心梵天所問經》，《菩薩瓔珞經》，《華手經》，《寶雨經》，《觀察諸法行經》，《大方廣如來秘密藏經》，《大寶積經》的〈無量壽如來會〉，〈淨信童女會〉，〈賢護長者會〉。從八菩薩而為十六菩薩，暗示了經典集出的先後，在家菩薩的日漸增多……大乘經中傳說極盛，每說賢護菩薩等護持佛法；原始的八人說，應有多少事實成分的（不一定是八位，八與十六，都是佛教的成數）！

¹⁴ 參見：

- (1)〔姚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1〈2方便品〉(大正14, 539a20-21)。
- (2)〔吳〕支謙譯，《佛說維摩詰經》卷1〈2善權品〉(大正14, 521a5-8)。
- (3)〔唐〕玄奘譯，《說無垢稱經》卷1〈2顯不思議方便善巧品〉(大正14, 560b20-22)。

¹⁵ 參見：

- (1)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小品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10〈27薩陀波崙品〉(大正08, 580a-b)。
- (2)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摩訶般若波羅蜜》卷27〈88常啼品〉(大正08, 416a-c)。
- (3)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96〈88薩陀波崙品〉(大正25, 732a12-25)：

問曰：何以名「薩陀波崙」(薩陀，秦言：常；波崙，名：啼)？為是父母與作名字？是因緣得名字？

答曰：有人言：以其小時喜啼，故名「常啼」。

有人言：此菩薩行大悲心柔軟故，見眾生在惡世，貧窮、老病、憂苦，為之悲泣！是故眾人號為「薩陀波崙」。

有人言：是菩薩求佛道故，遠離人眾，在空閑處，求心遠離，一心思惟籌量，勤求佛道；時世無佛，是菩薩世世行慈悲心，以小因緣故，生無佛世。

是人悲心於眾生，欲精進不失，是故在空閑林中。

是人以先世福德因緣，及今世一心、大欲、大精進，以是二因緣故，聞空中教聲，

《華雨集》選讀（二）

「補充講義」

相應中，作到了情欲與離欲——**情智的統一**。

2、利他、自利行的統一

聲聞的出家者，少事少業，度著乞食為法的生活。佛法為淨化人類的崇高教化，度此淡泊精苦的生活，不是負社會的債，是能報施主恩的。

換言之，真能修菩薩行，專心為法，過那獨身生活，教化生活，當然是可以的。然而，菩薩行的真精神，是「利他」的。

要從自他和樂的悲行中去淨化自心的，這不能專（p.251）於說教一途，應參與社會一切正常生活，廣作利益有情的事業。

如維摩詰長者的作為，如善財所見善知識的不同事業：國王、法官、大臣、航海者、語言學者、教育家、數學家、工程師、商人、醫師、藝術家、宗教師等，這些都是出發於大願大智大悲，依自己所作的事業，引發一般人來學菩薩行。¹⁶

為他利他的一切，是善的德行，也必然增進自己，利益自己的。利他自利，在菩薩行中得到統一。

第二節、從利他行中去成佛

一、三心

（一）列三心

菩薩行是非常深廣的，這只能略舉大要，可從《般若經》的依止三心而行六度萬行來說。

三心，是「一切智智相應作意，大悲為上首，無所得為方便」。¹⁷

不久便滅。即復心念：我云何不問？以是因緣故，憂愁啼哭，七日七夜；因是故，天、龍、鬼神號曰「常啼」。

¹⁶ 關於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之事蹟，參見：

（1）〔東晉〕佛馱跋陀羅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46-60〈39 入法界品〉（大正 09，689b6-788b1）。

（2）〔唐〕實叉難陀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62-80〈39 入法界品〉（大正 10，331c28-444c29）。

（3）印順法師，《青年的佛教》，〈青年佛教參訪記〉，pp.21-135。

（4）印順法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〈「祕密大乘佛法」〉，p.432。

（5）印順法師，《勝鬘經講記》，p.107。

¹⁷ 參見：

（1）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4〈13 金剛品〉（大正 08，244a6-9）：

……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住內空乃至無法有法空，能為必定眾作上首，是法用無所得故。……

（2）〔唐〕玄奘譯，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 412〈13 六到彼岸品〉（大正 07，67a19-24）：

……復次，舍利子！若菩薩摩訶薩以一切智智相應作意，大悲為首，無所得為方便，起

（二）辨釋「三心」之要義

1、無所得為方便——方便

一、無所得為方便，是菩薩行的善巧——技巧。

一般的行為，處處為自我的私欲所累，弄得處處是荊棘葛藤，自己不得自在，利他也不外自私。這惟有體悟空無所得，才能解脫自由。

聲聞雖體悟不取一切法相的空慧，由於偏於空寂，所以自以為一切究竟，不再努力於自利利他的進修。這樣，無所得又成為障礙了。(p.252)

菩薩的空慧，雖是法增上的理智，但從一切緣起有中悟解得來，而且是悲願——上求佛道，下化有情所助成的，所以能無所為而為，成為自利利他的大方便。

2、一切智智相應作意——志向

二、一切智智相應作意，是菩薩行的志向。一切智智即佛的無上覺。

心與佛的大覺相應，淺顯的說，這是以悲智圓成的大覺大解脫為目標，立定志向而念念不忘的趨求，要求自己也這樣的大覺，這是自增上的意志。

一般的意欲，以自我為中心而無限的渴求。

聲聞行以無貪得心解脫，偏於自得自足。

菩薩的發菩提心，是悲智融和淨化了的意志。有這大願欲，即是為大覺而勇於趨求的菩薩。

3、大悲為上首——動機

三、大悲為上首，菩薩行的方便、志趣，都以大悲為上首的。

大悲是菩薩行的動機，是世間增上的情感。為了救濟一切，非以無所得為方便，一切智智為目標不可。

「菩薩但從大悲生，不從餘善生」。¹⁸「未能自度先度他，菩薩於此初發心」。¹⁹

內空智，乃至起無性自性空智，以無所得而為方便，與一切有情同共迴向一切智智。舍利子！是為菩薩摩訶薩普為利樂諸有情故發趣大乘。……

(3) 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46〈18 摩訶衍品〉(大正 25, 395a12-23)。

(4) 印順法師，《成佛之道》(增注本)，pp.273-274。

¹⁸ 參見：

(1)〔東晉〕佛馱跋陀羅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59〈34 入法界品〉(大正 09, 779c14-16)。

(2)〔唐〕實叉難陀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78〈39 入法界品〉(大正 10, 434a16-19)。

(3)〔唐〕般若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40〈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〉(大正 10, 846a13-22)。

(4) 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20(大正 25, 211b21-24)：

大悲是一切諸佛菩薩功德之根本，是般若波羅蜜之母，諸佛之祖母；菩薩以大悲心故，得般若波羅蜜，得般若波羅蜜故得作佛。

(5)〔隋〕吉藏撰，《十二門論疏》卷 1(大正 42, 179a7-9)：

又華嚴云：金剛但從金性出，不從餘寶生。菩提心唯從大悲生，不從餘善生。

¹⁹ 參見：

《華雨集》選讀（二）

「補充講義」

這是菩薩行的心髓，以慈悲為本，從利他中完成自利——其實是自利與利他的互相促進，進展到自利利他的究竟圓成。

二、依三心修六度

（一）總列菩薩行之大綱：六波羅蜜

依上面所說的三心，才能修菩薩的六度。但這是說，菩薩的（p.253）一切德行，不能離去這偉大目標，**純正動機，適當技巧**，不是說三者圓滿了再來修學。

六度是菩薩行的大綱，如《增一含·序品》說：「

菩薩發意趣大乘，如來說此種種別，人尊說六度無極，布施、持戒、忍、精進、禪、智慧力如月初，逮度無極觀諸法」。²⁰

（二）略釋「六度」要義

1、布施：捨己利他

（1）世間法之布施

現在略敘他的特點：一、**施**：菩薩布施，初發心時，即將一切捨與有情。

不僅是財物，就是自己的身體，知能，也否定為私有的，奉獻於一切，因為這是依於父母師長等而來。

即以財物來說，再不看作自己的。一切屬於一切，自己僅是暫時的管理人。從世間緣成，世間共有的立場，為法為人而使用這些。

（2）出世功德之布施

就是修行的功德，也是由於佛菩薩的教導，由於有情的助成，也不能執為自己私有的。

願將此一切歸於——迴向有情，等一切有情成佛，自己再成佛。「有一眾生未成佛，終不於此取泥洹」。²¹

（1）〔北涼〕曇無讖譯，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38〈12 迦葉菩薩品〉（大正 12，590a22-23）：

自未得度先度他，是故我禮初發心；初發已為人天師，勝出聲聞及緣覺。

（2）〔唐〕般刺蜜帝譯，《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卷 6（大正 19，131c1-5）。

（3）印順法師，《佛在人間》，〈人間佛教要略〉，p.103：

初發菩薩心的，必有宏偉超邁的氣概。菩薩以利他為重，如還是一般人那樣的急於了生死，對利他事業漠不關心，那無論他的信心怎樣堅固，行持怎樣精進，決非菩薩種姓。專重信願，與一般神教相近。專重修證，必定墮落小乘。初發菩提心的，除正信正見以外，力行十善的利他事業，以護持佛法，救度眾生為重。經上說：「未能自度先度他，菩薩是故初發心」。應以這樣的聖訓，時常激勵自己，向菩薩道前進。

（4）印順法師，《無諍之辯》，〈談入世與佛學〉，p.193。

（5）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》（四），〈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〉，pp.59-61。

²⁰ 參見：

（1）〔東晉〕瞿曇僧伽提婆譯，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1〈1 序品〉（大正 02，550a11-15）。
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本生、譬喻、因緣之流傳〉，pp.140-142。

²¹ 參見：

（1）〔唐〕般刺蜜帝譯，《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卷 3（大正 19，

(3) 小結

這樣的一切施，即菩薩「淨施」。²²

2、持戒：依三聚淨戒而自淨化他

(1) 總述：非消極禁斷不善行

二、戒：為自他和樂善生而不得殺、盜、淫、妄，菩薩是更徹底的。

聲聞適應印度重定的天行——重於離欲淨心，所以以淫、盜、殺、妄為次第，嚴格的禁止男女情欲。

菩薩從「本來清淨」、「本來不生」的悟解，又從淨化自心而回復到自他的和樂(p.254)，又以不得殺、盜、淫、妄為次第。

對於一切有情的悲濟，雖不為局限於人類的學者所諒解，但擴展慈悲不忍的同情到一切，顯出了對於善生的無限尊重。²³

(2) 辨釋：菩薩戒行之要義

A、為救生而行殺業

從大智的契合真理，大悲的隨順世間來說，戒律決非消極的「不」、「不」可以了事；

119b3-20)。

(2) 印順法師，《佛在人間》，〈佛法與人類和平〉，pp.163-164。

²² 參見：

(1) 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11(大正 25，140c6-141a19)。

(2) 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14(大正 25，162b19-25)。

(3) 彌勒說，玄奘譯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37(大正 30，495a9-18)。

(4) 彌勒說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39(大正 30，510a1-10)。

(5) 印順法師，《般若經講記》，pp.40-41：

布施有三：一、**財施**：以財物賙濟人是財施，以體力甚至犧牲生命去救助人，也是財施。所不同的是：衣食等財物為**外財施**，體力、心力以及生命等為**內財施**。……

二、**無畏施**：令眾生離諸怖畏，這就是**持戒與忍辱**二波羅蜜。……必須以戒自守——克己，又以忍寬容他人——恕人，才能做到無畏施。

三、**法施**：即**精進、禪定、般若**三波羅蜜。**般若**是明達事理的，沒有智慧，即落於顛倒二邊，不知什麼是佛法？是邪是正？那怎能救人？**禪定**是鑑機的，如內心散亂，貪著世間，我見妄執，即不能洞見時機，不知眾生的根性，即不能知時知機而給予適宜的法藥。**精進**是雄健無畏的，有了精進，才能克服障難，誨人不倦，利人不厭。

這樣，六波羅蜜統攝於布施，為菩提行的根本了。……

(6) 印順法師，《成佛之道》(增注本)，pp.285-286。

²³ 參見：

(1) 〔姚秦〕竺佛念譯，《菩薩瓔珞本業經》卷 2 〈7 大眾受學品〉(大正 24，1020b28-c3)：

佛子！今為諸菩薩結一切戒根本，所謂三受門：**攝善法戒**，所謂八萬四千法門；**攝眾生戒**，所謂慈悲喜捨化及一切眾生皆得安樂；**攝律儀戒**，所謂十波羅夷。

(2) 〔北涼〕曇無讖譯，《菩薩地持經》卷 4 〈10 戒品〉(大正 30，910b6-8)。

(3) 慈氏說，〔北涼〕曇無讖譯，《菩薩戒本》卷 1(大正 24，1110a16-19)。

(4) 彌勒說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菩薩戒本》卷 1(大正 24，1115c18-21)。

復次，如是所犯諸事菩薩學處，佛於彼彼素咀纜中隨機散說，謂**依律儀戒**，**攝善法戒**，**饒益有情戒**，今於此菩薩藏摩咀理迦，綜集而說……

(5) 彌勒說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40(大正 30，511a12-c8)。

必須慈悲方便的能殺，能盜，能淫，能妄，才能完滿的實現。

如有人殘害人類——有情，有情因此遭受難堪的苦迫。如不殺這惡人，有情會遭受更大的慘運；惡人將造成更大的罪惡，未來會受更大的痛苦。

那麼寧可殺這惡人，寧可自己墮地獄，不能讓他作惡而自傷害他。

這樣，應以**慈悲心**殺這惡人，這不是殺少數救多數，是普救一切，特別是對於作惡者的憐愍。因為憐愍他，所以要殺他。

但願他不作惡業，不墮地獄，即使自己因此落地獄，也毫不猶豫。對於殺害這個人，是道德的，是更高的德行，是自願犧牲的無限慈悲。²⁴

B、為救生而行盜業

同樣的，無論是國王、宰官、平民，如有非法的掠取財物，那不妨「廢其所主」，取消這王臣及聚落主的權位，從巧取、豪奪、侵佔、偷竊者手中奪回來，歸還被奪者，這當然需要方便——技巧。

推翻他，從他手中索回，對於這個人或少數人也是善行。如讓他受用非 (p.255) 法得來的財物，即會加深他的罪惡；奪他，即是拯救他。

菩薩的心中，是沒有疾惡如仇的，應該是悲憫惡人過於善人。但這不是姑息縱惡，要以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」的精神，起來殺他奪他。²⁵

C、為救生而行妄語業

對於合理的少數或個人——多數是更應該的，為了救護他，不使他受非法的殺害、掠奪、奸淫、欺誑，如非妄語不可時，即不妨妄語。²⁶

D、為救生而行淫業

對於異性的戀合，如可以因此而引他人正途，使他離惡向善，出家者，也不妨捨戒還俗，以悲憫心而與他好合。²⁷

(3) 小結

總之，不得殺、盜、淫、妄，為佛法極嚴格的戒條，甚至說：一念盜心即犯盜戒，一念淫心即犯淫戒，謹嚴到起心動念處。

²⁴ 參見：

(1) 彌勒說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菩薩戒本》卷 1(大正 24，1112a3-13)。

(2) 彌勒說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41〈10 戒品〉(大正 30，517b6-21)。

²⁵ 參見：

(1) 彌勒說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菩薩戒本》卷 1(大正 24，1112a14-29)。

(2) 彌勒說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41〈10 戒品〉(大正 30，517b21-c4)。

²⁶ 參見：

(1) 彌勒說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菩薩戒本》卷 1(大正 24，1112b8-14)。

(2) 彌勒說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41〈10 戒品〉(大正 30，517c11-18)。

²⁷ 參見：

(1) 彌勒說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菩薩戒本》卷 1(大正 24，1112b1-7)。

(2) 彌勒說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41〈10 戒品〉(大正 30，517c4-11)。

然而為了慈悲的救護，菩薩可以不問所受的戒而殺、盜、淫、妄。

這樣的犯戒，是合理的持戒，是究竟的持戒，所以說：「有犯戒成尸羅波羅蜜，謂菩薩教化眾生，不自觀戒」。²⁸

3、忍辱：堅忍諸苦難，以成就佛道

三、忍：施能攝受大眾，戒能和樂大眾，但有情間的隔礙，誤會嫉害，是免不了的。菩薩為了貫徹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的志願，必須堅定的忍耐，經得起一切的迫害苦難；即使是犧牲生命，也不能違背菩薩行。

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，這才能完成菩薩的德行。否則，施與戒的努力，會功敗垂成。²⁹ (p.256)

4、精進：為濟眾生而精勤不懈

四、進：這已略有說到。菩薩行的精進，是無限的，廣大的精進，修學不厭，教化不倦的。

發心修學，救濟有情，莊嚴國土，這一切都是為了一切的一切，不是聲聞那樣的為了有限目標，急求自了而努力。³⁰

²⁸ 另參見：

- (1)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4〈15辯才品〉(大正08, 246a22-25)。
- (2)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2〈44遍歎品〉(大正08, 313a8-9)：
……「世尊！尸羅波羅蜜是般若波羅蜜。」佛言：「破戒不可得故。」
- (3)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25〈81具足品〉(大正08, 407a23-b1)。
- (4)〔唐〕玄奘譯，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296(大正06, 508c24-26)：
……「世尊！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是淨戒波羅蜜多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！持戒、犯戒不可得故。」

²⁹ 參見：

- (1)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23〈76一念品〉(大正08, 388a11-17)。
- (2)〔唐〕玄奘譯，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376(大正06, 944c8-26)。
- (3)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6(大正25, 106c24-107a2)。
- (4)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14(大正25, 164b1-10)。
- (5)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29(大正25, 272a11-16)。
- (6)彌勒說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瑜伽師地論》卷42(大正30, 523a29-524c14)：
當知依此二種品忍，各有三種：一、耐他怨害忍，二、安受眾苦忍，三、法思勝解忍。……
- (7)印順法師，《般若經講記》，p.89：
……忍不但忍辱，還忍苦耐勞，忍可（即認透確定）事理。所以論說忍有三：忍受人事間的苦迫，叫生忍；忍受身心的勞苦病苦，以及風雨寒熱等苦，叫法忍；忍可諸法無生性，叫無生忍，無生忍即般若慧。

³⁰ 參見：

- (1)〔劉宋〕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877經》卷31(大正02, 221a21-b1)。
- (2)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24〈78四攝品〉(大正08, 394c14-18)。
- (3)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19(大正25, 202b22-29)。
- (4)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27(大正25, 258a15-17)。
- (5)印順法師，《寶積經講記》，pp.162-163：
……這是四種能斷除懈怠、放逸，勇於為善的精進，所以也名四正斷。……「這四種正

菩薩是任重致遠的，如**休捨優婆夷**那樣，但知努力於菩薩行的進修，問什麼成不成佛。

31

5、禪定：與悲智相應

五、禪：這是自心調伏的靜定，不一定是靜坐，坐不過是初學的方便。菩薩禪要與悲智相應，從一切處去實踐，做到動定靜也定，如維摩詰所說的那樣。

《中舍·龍象經》也說：「內心至善定，龍（喻佛）行止俱定，坐定臥亦定，龍一切時定」。³²

又如彌勒菩薩那樣的「不修禪定，不斷煩惱」，可作初學菩薩行的模範。

因為如悲心不足，功德不足，急急的修定，不是落於外道「味定」，³³就落入聲聞「證

勤，扼「要」的說一句，這是「能斷一切不善法，成就一切諸善」「法」的精進。沒有精進，是不能達成這一目標。

依大乘法說：「修空名為不放逸」。了達一切法性空，才能痛惜眾生，於沒有生死中造成生死，沒有苦痛中自招苦痛；才能勇於自利利他，不著一切法，而努力於斷一切惡，集一切善的進修。

³¹ 參見：

- (1)〔東晉〕佛馱跋陀羅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47〈34 入法界品〉(大正 09, 698b5-699b23)。
- (2)〔唐〕實叉難陀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64〈39 入法界品〉(大正 10, 343c8-345a20)。
- (3) 印順法師，《青年的佛教》，〈青年佛教參訪記〉，pp.50-54。

³² 參見：

- (1)〔東晉〕瞿曇僧伽提婆譯，《中阿含·118 龍象經》卷 29(大正 01, 608c13-16)。
- (2)〔姚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 1〈3 弟子品〉(大正 14, 539c17-27)。
- (3)〔吳〕支謙譯，《佛說維摩詰經》卷 1〈3 弟子品〉(大正 14, 521c2-12)。
- (4)〔唐〕玄奘譯，《說無垢稱經》卷 2〈3 聲聞品〉(大正 14, 561b9-20)。
- (5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其他法門〉，pp.1223-1224：
……入定，怎麼能聞聲呢？……依說一切有部（Sarvāstivāda），入定是不能聞聲的；有以為入定是可以聞聲的，在定中也可以引發語言的。《中阿含經》的〈龍相應頌〉，讚佛為大龍，「龍行止俱定，坐定臥亦定，龍一切時定」。巴利藏作行、住、坐、臥都在定中。這是讚佛的，佛由菩薩修行所成。菩薩三昧行的特色，不偏於靜坐，而在行、住、坐中修習，這是從這一思想系中引發出來的。維摩詰（Vimalakīrti）長者呵責舍利弗（Śāriputra）的宴坐說：「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，是為宴坐」。一切威儀——行、住、坐、臥，都是宴坐那樣的與定相應，那就往來、舉止、語默、動靜，無不可以修定入定。《普門品經》的二十八三昧，正說明了無一法一事而不可以修入三昧的。依此修入，等到三昧成就，菩薩的大用無方，不是聲聞可比的了！

³³ 參見：

- (1) 五百大阿羅漢等造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62(大正 27, 821c10-13)：
初靜慮有三種，謂：味相應、淨、無漏。味相應者，謂：愛相應，愛能持心於境流注，其相順定故，獨受其名，所餘因緣，如前已說。淨，謂：善有漏；無漏，謂：聖道。
- (2) 五百大阿羅漢等造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69(大正 27, 852c3-5)。
- (3) 世親造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阿毘達磨俱舍論》卷 28〈8 分別定品〉(大正 29, 146b24-c2)：
初味等至，謂：愛相應，愛能味著，故名為味；彼相應故，此得味名。
淨等至名目世善定，與無貪等諸白淨法相應起故，此得淨名。即味相應所味著境。此無間滅，彼味定生，緣過去淨，深生味著。爾時雖名出所味定，於能味定得名為入。
無漏定者，謂：出世定，愛不緣故，非所味著。
- (4)〔唐〕普光述，《俱舍論記》卷 28〈8 分別定品〉(大正 41, 420c9-28)。

實際」的窠臼。禪定是六度的一度，但應先從悲智中努力。

6、般若：亦重度生之方便智

六、慧：從勝義慧的悟入緣起性空說，這是與聲聞一致的。不過菩薩應先廣觀一切法空，再集中於離我我所見。³⁴

同時，不但是勝義慧，也重於世俗智，所以說：「菩薩求法，當於五明處求」。

五明中，「聲明」是文字、音韻學等；「因明」是論理學，認識論；「醫方明」是醫藥，衛（p.257）生學等；「工巧明」是理論科學，實用科學；「內明」才是佛法。³⁵

如不能這樣，怎能教化有情？菩薩的自利利他行，一切都攝在這六度中。

三、依六度圓滿三心

（一）依大悲心而立定志向——發心菩提

菩薩的修行六度，出發於三心，歸結於三心，又進修於三心的推移過程中。試約菩薩行的歷程來解說：

一、立菩提願，動大悲心，得性空見——無所得，這即是無貪、無瞋、無癡三善根的擴展。起初，以大悲心、真空見來確立大徹悟，大解脫的大菩提願，即是發菩提心

(5) 印順法師，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，p.377：

定有三種：味定、淨定、無漏定。與般若相應的名無漏定；能遠離一分煩惱，有漏善心現前，名為淨定。以愛著為主，於定境貪戀繫著，或恃定而起慢等，是味定。凡三昧而不離煩惱，與煩惱相應，是必然會貪著世間名利恭敬，而結果退失了三昧，造作惡業的。

³⁴ 參見：

- (1) 印順法師，《學佛三要》，〈慧學概說〉，pp.179-181。
- (2) 印順法師，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〈18 觀法品〉，pp.319-320。
- (3) 印順法師，《中觀今論》，〈中道之實踐〉，pp.246-252。
- (4) 印順法師，《成佛之道》（增注本），pp.358-363。
- (5) 印順法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〈瑜伽、中觀之對抗與合流〉，p.365。

³⁵ 參見：

- (1) [北涼]曇無讖譯，《菩薩地持經》卷3〈8力種性品〉（大正30，902c19-903a5）。
- (2) 彌勒說，[唐]玄奘譯，《瑜伽師地論》卷38〈8力種性品〉（大正30，500c13-24）。
- (3) [唐]慧沼撰，《金光明最勝王經疏》卷3〈3分別三身品〉（大正39，227b10-13）：
贊曰：請求勝法。《瑜伽》三十八云：彼諸菩薩求正法時，當何所求？云何而求？何義故求？初問求何法，次問求軌儀，後問求法所為。何所求者，當於五明處求。
- (4) 印順法師，《勝鬘經講記》，pp.106-107。
- (5) 印順法師，《佛在人間》，〈佛教與教育〉，pp.329-330：
……五明，就是大乘佛弟子應該修學的五類學術。五明是：一、聲明：是語言文字學，包括有語言、訓詁、文法、音韻（也通於音樂）等。二、因明：因是原因，理由，這是依已知而求未知，察事辯理的學問。在語言方面，是辯論術；在思想方面，是理則學——邏輯。三、醫方明：這是醫、藥、生理、優生等學問。四、工巧明：這是基於數學，所有的物理科學，以及實用的工作技巧。五、內明：上四種為共（外）世間的；佛的教育，是在這共世間學的四明上，進修不共的佛學，所以叫內明。這是佛所宣說的法毘奈耶，也可說純粹佛學。聲明與因明，為自覺覺他的必備學問。聲明是語文學，而因明是思辨的方法。沒有這二種學問，總不免思想混亂，是非不明。不但缺乏教人的能力，就是自以為然的，也未必就是正確的。……

《華雨集》選讀（二）

「補充講義」

——這等於八正道的從**正見**而**正志**。不過八正道重於解脫，不談慈悲。

（二）度眾而降伏煩惱——伏心菩提

二、本著三心和合的菩提願，從自他和樂本位，修施、戒、忍、精進，也略學禪、慧，作種種利他事業；

這等於八正道的從**正志**到**正精進**，即是修**大悲行**。

（三）般若智證實際——明心菩提

三、這樣的本著三心而精進修行，等到悲心悲事的資糧充足，這才轉向自心淨化，修定發慧；這等於八正道的從**正精進**到**正定**。

由利他而自利，證無所得的空寂理，這是**般若的實證**。

（四）圓成無上菩提

1、出到菩提

四、接著，本著實證慧導攝的三心，廣修六度，再從自他和樂本位，「成熟有情，莊嚴國土」，即是以自利成利他的**大悲行**³⁶

——略近聲聞自證以上的隨緣教化。

2、究竟菩提

末了，自利圓滿，(p.258) 利他圓滿，圓成究竟的大菩提。這佛陀的大菩提，即無貪、無瞋、無癡三善根的圓成；也是依法、依世間、依自的德行的完成。

成佛，即是擴展人生，淨化人生，圓滿究竟的德行，這名為**即人成佛**。

四、結義

菩薩不從自私的私欲出發，從眾緣共成的有情界——全體而發心修行。對於**依法、依自、依世間的**，**無貪、無瞋、無癡**的德行，確能完滿開展而到達完成。

然從菩薩的入世濟生說，我們的世間，由於菩薩僧的從來沒有建立，始終受著聲聞僧的

³⁶ 參見：

- (1)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22〈72 道行品〉(大正 08，379c8-20)：
佛告須菩提：「菩薩摩訶薩從初發意供養諸佛，諸佛所說十二部經……起無礙智故所生處乃至薩婆若終不忘失。亦於諸佛所種善根，為是善根所護，終不墮惡道諸難。以是善根因緣故，得深心清淨。得深心清淨故，能淨佛國土、成就眾生……」
- (2)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85〈72 菩薩行品〉(大正 25，657a26-b15)。
- (3)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94〈83 畢定品〉(大正 25，717c15-25)：
問曰：何必要用**成就眾生、淨佛國土**？
答曰：佛自說因緣：「不成就眾生、淨佛國土，不能得無上道。何以故？因緣不具足，則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因緣者，所謂一切善法。……
- (4)印順法師，《般若經講記》，p.17：
……明心菩提，望前般若道說，是證悟；望後方便道說，是發心。前發心菩提，是發世俗菩提心；而明心菩提是發勝義菩提心。悟到一切法本清淨，本來涅槃，名得真菩提心。
四、**出到菩提**：發勝義菩提心，得無生忍，以後即修方便道，**莊嚴佛國，成熟眾生**；漸漸的出離三界，到達究竟佛果，所以名為出到菩提。五、**究竟菩提**：斷煩惱習氣究竟，自利利他究竟，即圓滿證得究竟的無上正等菩提。

限制，形成與世隔離。所以菩薩的理想世界——淨土，還不能在這個世間出現。

有合理的世界，更能修菩薩行，開展增進德性而成佛；如在和樂的僧團中，比丘們更容易解脫一樣。所以如確為大乘根性的菩薩眾，應該多多為彌勒世界的到來而發心！